

經

史

雜

記

經史雜記目錄

論語古本

論語引湯誓

釋文廐夫子家廐也

論語古今文

論語衍文

王充高誘解論語

論語異解

中庸大學注

趙岐注孟子

孟疏甚淺陋

孟子譌字

鄭氏易注

易古本

子夏易傳無真本

易數鉤隱圖出道經

杜林解筮法

張子正蒙動物篇

詩序不可廢

詩傳作自毛亨

毛傳體例

鄭箋改字

韓詩爲今文

毛詩譌異

毛詩譌字非集傳原本

逸詩不當補

毛詩古本

卷二

逸書多亾于永嘉

伏女傳經

納于大麓

鄭解洪範

僞孔改字

酒誥古今文皆有

虞翻駁鄭

酒誥成王若曰

孟子引書

柳谷有三義

禹謨十六字

平王文侯之命

左邱明受經于孔子

左傳衍文

左傳引商書

公穀傳非高赤自作

公穀經異同

三傳詳略不同處

鄭康成春秋無注

周禮非偽託

安石周禮

陳澧禮記

盧植注禮記

王肅改禮記

孝經閨門章

經注引蒼頡

爾雅列經部

爾雅句讀

西漢儒解經

古用優賢揚歷語

蒼生不作民解

有治人無治法

漢儒言性

周書棗誓

荀子引經

說文古訓

周書非出汲冢

說文旁采諸說

論語改字

洪範改字

卷三

史記各本互異

史記紀年體例

史記有後人羈入者

史漢互異處

史勝漢處

漢勝史處

荀悅漢紀

史記書金滕事

後漢書鋪敘有法

後漢書與三志書法不同處

袁宏後漢紀

三國志注徵引之博

晉書多舛漏

史家子孫附傳之例

魏書多黨齊毀魏

宋書告成之速

北齊書多殘闕

史家類敘之法

梁南二史得失

陳南二史不同處

周書多取北史

私史反多迴護

宋書帶敘之法

齊南二史得失

陳書多曲筆

南史於陳書無大增刪

卷四

隋書十志

一人兩史

新書詳於舊書

唐修史避諱

唐人三禮之學

歐薛二史得失

宋史列傳多失實

王偁東都事略

遼史最簡略

金史採錄詳核

元史多據實錄

三史人名多雷同

明史最完善

明史立傳多斟酌

竹書紀年非本書

家禮非朱子之書

緯候圖讖之書

南史較齊書加詳

南史增梁書最多

歷代紀年

公主立傳

薛史書法多隱諱

卷五

康王冤服見羣臣

諒陰謂居廬

祥禋不同月

喪服無定制

屬吏爲長官持服

弟子爲師持服

魯公居喪卽戎

公劉非后稷曾孫

父師少師非疵強

太姒爲文王繼妃

文王十子序次

左傳繼室有二

象刑非畫象

刑罰世輕世重



漢除肉刑

援經決獄

莽託尙書

左右史得交相攝代

漢詔多天子自作

漢定石經

漢文始置五經博士

經策尺度

三族不得有異姓

漢重節義

六朝世族

朱陸異同

元尙風雅

毛氏議禮之非

裕大禘小之說

有虞氏宗堯配天

昭穆原廟制

廟制三代不同

明堂之制

裸禮有二

皇天上帝

古今樂律

卷六

相墓非始於郭璞

渾天儀傳自齊梁

唐古文非倡自昌黎

書院創自唐開元

漢侍中多用宦官

殷五官卽六官

六軍將皆用卿

兵車將居中

東漢功臣多儒將

宋初諸臣多習掌故

因諱改諡

名宦鄉賢立祠

回授之典

後世官制不師古

逃官無禁

北齊官吏猥濫

晉人清談之習

魏晉中正之弊

齊典籤之權

齊梁臺使之弊

唐試士之法

宋道學偽學之禁

南宋文字之禍

歷代科場之弊

天子駕六馬

天子士皆用笏

戈戟之制

夷狄之數互異

古人名字相配

稽首禮最重

章服尊卑之制

韋弁非爵弁

深衣之制

周之九服

井田溝洫不同制

呵引之制

卷七

策簡長短之制

古尺數步數畝數里數

大斗重秤起於魏齊

十萬爲億

錢法權子母

合龠卽兩龠

古贖刑用銅

三代以貝玉爲貨幣

書契非起於伏羲

歷家歲差之法

古歷家九道八行之說

晦朔弦望

古今宿度不同

歷數節氣之度

古今星象不同

置閏

日食有晝食夜食之分

求地中

箕風畢雨

古宮室之制

天子諸侯朝門之制

外朝治朝無堂階

門屏閒謂之宁

五行萬物之本

五行所生之次

五事配五行

董劉春秋災異之說

漢儒以災異規時政

卷八

黑水無攷

今三江與水經漢志不同

禹貢九州

九河遺跡

九江非湖漢九水

太原六名

孟津在河北

傅巖在虞虢之閒

太湖非笠澤

五湖卽太湖

塗山不得有二

河徙始末

漢水有二源

漢人用字不同

唐宋人不識采字

甄故有二音

婦人識字

漢時俗字

古字多假借

古字多通用

古字音義相兼

古人校書最精

劉向雜采羣言以爲說苑列於儒家此後世說部書  
所由作也而其中之有裨經史者則莫如宋洪容齋  
隨筆王伯厚困學紀聞及國朝孫北海藤陰劄記

顧寧人日知錄皆彪炳藝苑鼓吹儒林洵足啓迪後學迥非虞初周說之類所可比擬也公餘讀書每究尋經史偶有所得輒筆記之間有他說亦附益焉日月既深紙墨遂多爰擇其有關攷證者薈粹成編題曰經史雜記惟是義鮮發明語無詮次緬彼前修瞻望弗及焉爾道光庚寅仲春王玉樹識

經史雜記卷一

安康王王樹廷植

論語古本

論語爲政篇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未知所引出書何篇何晏集解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  
美大孝之辭則三句皆四字句案蔡邕石經論語本作  
孝于惟孝其殘字載洪适隸釋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  
書劉平江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所引並  
同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正如此日本根伯修與神君舜俱  
避下毛足利學得其藏本刻之平安服元喬序惟釋文云孝于一本作孝乎故



晉夏侯湛昆弟誥潘岳閒居賦序梁元帝劉孝綽墓志銘唐李善注丘希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志銘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定作乎字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爲句矣豈知論語古本原以孝于惟孝爲句于字必不可爲句絕作乎者非也

案日本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攷文其古本論語與今本多有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與文獻通攷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句下有已矣二字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

引高麗古本合當亦唐時舊本非依託也

論語引湯誓

論語堯曰篇予小子履一節十句集解載孔安國注于予小子履三句下注云履殷湯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尙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皇天后君也大大君帝謂天帝也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于朕躬四句下注云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萬方有罪我身之過今攷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一節十三句爲湯說不曰湯誓蓋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遂改爲禱旱之辭故稱爲說其實

三句皆衍文也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內史過遠在墨子之前業已稱爲湯誓是後四句旣爲湯誓則前三句亦爲湯誓明矣故安國注論語時亦以國語爲據今檢湯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安得斯語且墨子尙賢中篇又引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今湯誓亦無其文乃皆散見于今湯誥中湯誥爲東晉晚出之書何足爲據推求其故當必別有一湯誓所云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聖等語皆其篇中逸文也蓋伐桀大事不妨重言申戒今湯誓格爾衆庶悉聽朕言乃是伐桀

告民之辭論語所引予小子履敢用元牡乃是伐桀告

天之辭

班固當東漢初校理秘書得見古文尚書而所著白虎通兩引余小子履皆以爲伐桀告天之

辭卽包咸注有罪不敢赦三句亦曰順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云云

各不相蒙雖小序

無湯誓二篇之說安知不更在百篇外乎然則論語所引者確是別一湯誓之逸文無疑矣

### 釋文廐夫子家廐也

論語鄉黨篇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集解引鄭元注云重人賤畜退朝自君之朝來歸釋文廐夫子家廐也王弼云公廐也案禮記雜記廐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注言拜者爲

其來弔已正義曰廐焚孔子馬廐被火焚也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謂孔子拜謝鄉人爲火而來慰問孔子者據禮記雜記則實是孔子家廐矣故鄭注云自君之朝來歸歸字甚明釋文蓋據鄭本王弼據鹽鐵論刑德云魯廐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賤畜重人遂注云公廐桓寬鹽鐵論殊不足據非也而王肅注家語引曲禮云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爲有司故拜之今曲禮實無其文蓋王肅據鹽鐵論詭稱曲禮而又竄易雜記文乃有

心立異以與鄭相難耳

又案泰伯民無得而稱焉釋文無得本亦作德集解引王肅則作無得然漢書丁鴻傳引論語正作無德又引鄭元注云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德而稱是陸氏所見亦卽鄭本王肅作無得者亦是與鄭爲難也蓋陸氏釋文採漢魏晉南北朝以來諸家訓詁於周易尙書毛詩論語爾雅莊子尤爲賅博攷證古義注疏而外惟賴此書之存研經者不可不以是爲根柢也

論語古今文

案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號曰張侯論是張禹論語已不全爲魯論矣後漢包咸周氏竝爲章句列于學官者是也鄭康成就包周之本以齊論古論校正之凡五十事至鄭本復參合古魯齊三書定之又非張包周之舊矣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諸家內惟孔安國馬融蓋純乎古文餘則三家皆有何晏就諸家本頗多改易惟鄭氏校從古論皆有注以識別之使後人可得而攷焉今卽何晏以前所見于諸家者約略分析之古論傳不習乎魯論專不習乎見釋文古論未若貧而樂道見仲尼

弟子傳魯論未若貧而樂古論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也見釋文魯論不患人之不知知患不知人也古論而衆星拱之魯論而衆星拱之見釋文古論有酒食先生饌魯論有酒食先生餽見釋文古論哀公問社於宰我魯論哀公問主於宰我見釋文古論縱之純如也見孔子世家魯論從之純如也古論無適也魯論無敵也見釋文古論可使治其賦也魯論可使治其傅也見釋文古論夫子之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見孔子世家魯論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見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古論未知焉得仁魯論未智



焉得仁見漢書古今人表及論衡問孔古論崔子弑其  
君魯論高子弑其君見釋文古論吾不知所以裁之見  
孔子世家魯論不知所以裁之古論命也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命也夫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命矣夫斯人也而  
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古論文質彬彬魯論文  
質份份見說文人部古論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魯論  
夫子矢之曰予所鄙者見論衡問孔古論子之燕居魯  
論子之宴居見釋文古論久矣吾不夢見周公見釋文  
魯論吾不復夢見周公古論吾未嘗無誨焉魯論吾未  
嘗無悔焉見釋文古論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

大過矣見孔子世家魯論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  
無大過矣見釋文古論其爲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見孔子世家魯論其爲人也發憤  
忘食樂以忘憂古論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魯論多見  
而志之知之次也見白虎通禮樂古論揖巫馬旗而進  
之見孔子弟子傳魯論揖巫馬期而進之古論正唯弟  
子不能學也魯論誠唯弟子不能學也見釋文古論君  
子坦蕩蕩魯論君子坦湯湯見釋文古論民無得而稱  
焉魯論民無德而稱焉見釋文及後漢書丁鴻傳論古  
論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魯論巍巍乎舜

禹之有天下也而不預焉見白虎通聖人古論空空如也魯論恠恠如也見釋文古論弁衣裳者魯論纓衣裳者見釋文古論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魯論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見後漢書張壹傳及趙岐孟子章指古論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魯論賈之哉我待價者也見白虎通商賈古論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魯論孔子於鄉黨逡逡如也見孔子世家索隱及隸釋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古論辯辯言唯謹爾見釋文魯論便便言唯謹爾古論朝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見孔子世家魯論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

如也古論執圭鞠躬如也魯論執圭鞠躬如也見儀禮聘禮注古論上如揖下如授魯論上如揖趨如授見釋文古論不使勝食既見說文皂部魯論不使勝食氣古論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魯論雖疏食菜羹必祭必齊如也見釋文古論鄉人儻魯論鄉人獻見釋文古論君賜生魯論君賜牲見釋文古論見弁者魯論見纁者見釋文古論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魯論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見白虎通三綱六紀古論寢不尸居不容見釋文魯論寢不尸居不容古論車中不內顧魯論車中內顧見釋文古論德行顏淵閔子

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  
游子夏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古  
論南容三復白珪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南容三復白圭  
古論仍舊貫魯論仁舊貫見釋文古論師也辟參也魯  
柴也愚由也嘑見釋文魯論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  
也嘑古論無吾以也魯論無吾已也見釋文古論因之  
以饑饉魯論因之以飢饉見釋文古論詠而饋見釋文  
魯論詠而歸古論吾與職也見說文黑部仲尼弟子傳  
省作蔑魯論吾與黠也古論仲弓問政見仲尼弟子傳

魯論仲弓問仁古論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論片言可以制獄者見廣雅古論子之迂也魯論子之于也見釋文古論夫君子爲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見孔子世家魯論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古論吾黨有直躬者魯論吾黨有直躬者見釋文古論硜硜然小人哉魯論悻悻然小人哉見孟子公孫丑下注古論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古論子貢方人魯論子貢謗人見釋文古論有荷臿而過孔氏之門者見說文艸部魯論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古論高宗諒陰三年魯論高宗諒闇

三年見鄭注本及公羊文九年傳注古論在陳絕糧魯  
論在陳絕糧見釋文古論小人窮斯慙矣見說文女部  
魯論小人窮斯濫矣古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魯  
論工欲善其事必先厲其器見漢書梅福傳古論好行  
小慧魯論好行小惠見釋文古論友誹佞見說文言部  
魯論友便佞古論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論言未及  
之而言謂之傲見釋文古論邦君之妻魯論國君之妻  
見白虎通嫁娶兩引古論邦君稱之曰君夫人魯論國  
人稱之曰君夫人見白虎通爵又嫁娶古論饋孔子豚  
見釋文魯論歸孔子豚古論涅而不緇魯論泥而不滓

見史記屈原賈生傳及後漢書隗囂傳又隸釋費鳳別  
碑泥作涅隸續延尉仲定碑滓作宰古論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魯論苟患失之亾所不至見漢書朱雲傳古  
論古之矜也廉魯論古之矜也貶見釋文古論天何言  
哉天何言哉魯論夫何言哉夫何言哉見釋文古論夫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見仲尼弟子傳魯論夫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古論惡果敢而窒者魯論惡果敢  
而窒者見釋文古論惡徼以爲知者魯論惡絞以爲知  
者見釋文古論齊人饋女樂見釋文魯論齊人歸女樂  
古論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見孔子世家魯論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無兩也字古論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論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見釋文古論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見孔子世家及文選晉紀總論注魯論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古論朱張魯論侏張見釋文古論行中清見孔子世家魯論身中清古論廢中權魯論廢中權見釋文古論百工居肆以成其事魯論百工居肆以致其事見白虎通辟雍古論君子之道焉可誣也魯論君子之道焉可慙也見漢書薛宣傳古論陳子禽問子貢曰仲尼焉學見仲尼弟子傳魯論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古論敢昭告于

皇皇后帝魯論敢昭告于皇天上帝見白虎通三軍古  
論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一章魯論無魯論  
有父在觀其志一章古論亦無之凡六經皆有古今文  
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必取而參觀之乃得兩通往  
往今文家不知古義古文家鄙棄今學左右佩劍各執  
一偏皆非也

### 論語衍文

論語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釋文云君子博學於  
文一本無君子後顏淵篇此章再見正本無君子釋文  
又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正義曰或本亦有作君子博

學於文後人加也泰伯篇子有亂臣十人釋文云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據釋文知古本論語本無

臣字馬鄭以十人爲文母等劉原父遂謂子無臣母之

義改爲邑姜

集註所引劉侍講曰者卽劉敞七經小傳之說也敞在北宋開戶窮經不入伊洛之

派講學家多不知其名

其實唐石經論語尙無臣字今有者後人

加也鄉黨篇沒階趨進翼如也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

作沒階趨進誤也集註引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

有之誤案史記孔子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

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引論語儀禮士相見

疏引論語竝有進字是自兩漢以至唐初皆作沒階趨

進舊本有此字陸本無之或別有據尙非衍也若朝服而立於阼階釋文於阼才故反本或作於阼階據釋文知古本無階字孔安國云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蓋因注誤衍也案禮記郊特牲鄉人禘孔子朝服立於阼注禘或作儻知禮記與論語同亦無階字也衛靈公篇子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釋文云義以爲質一本作君子義以爲質鄭本略同據釋文知古本無君子鄭康成注本同爲一本今本有者係衍文也蓋先言義以爲質四句然後言君子哉不當先言君子可見也

王充高誘解論語

案論衡問孔云武伯善憂父母故曰父母唯其疾之憂又淮南子說林云憂父母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高注云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是王充高誘皆以爲人子憂父母之疾爲孝蓋人子事親萬事皆可無憂唯父母有疾獨爲憂之所不容已耳乃集解引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如其說則是夫子告武伯者止是餘意其正意反在言外聖人告人從未有若是之隱約其辭者王高二氏之解文從義順較馬說爲長也

案論衡命義云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以性爲主無象在天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羸羸則壽命短短則早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眾星之精眾星在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眾星天施氣而眾星布精天所施氣眾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

多少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此解亦精確始若詭異終有理實蓋仲任質性雖敏學力未純故問孔刺孟每逞臆見若明雩順鼓正說書解略得經子端緒兼存漢儒舊義頗足取焉

### 論語異解

論語自二程橫渠楊謝諸儒互相發明而後論語之義明白朱子本先儒之學以發揮經旨採攝菁華撰成集註而後論語之義定乃當時諸家或別分指歸斷以己說亦往往不能無異解焉如蘇軾解請討陳恆謂能克田氏則三桓不治而自服孔子欲借此以張公室蘇轍

則謂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軾解子見南子及齊人歸女樂謂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轍則謂諸侯之如靈公者多不可盡去齊閒孔子魯君臣已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軾解泰伯至德謂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故皆被其禍轍則謂魯之禍始于攝宋之禍成于好戰皆非讓之過是轍說較軾爲長若陳祥道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引鄉飲酒之義以明之師冕見則引禮待瞽者如老者之義以明之至臧文仲居蔡則云冀北多良馬稱冀瀘水之黑稱盧蔡出寶龜稱蔡關雎之亂則云



治汙謂之汙治弊謂之弊治荒謂之荒治亂謂之亂祥  
道比附安石故未免創立別解鄭汝諧解衛靈公問陳  
非不可對乃有託而行解子賤爲人沈厚簡默非魯多  
君子不能取其君子鄭學雖出伊洛而其說頗異朱子  
至以使民戰栗爲魯哀公之語以見善如不及二節連  
下齊景公伯夷叔齊爲一章則更謬矣蔡節解賢賢易  
色謂賢人之賢爲之改容更貌攻乎異端謂攻爲攻擊  
害爲反貽吾道之害即鄭汝諧說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謂  
知魯之僭禘則名正名正而天下不難治無所取材謂  
無所取桴材元即鄭說不有祝鮀之佞三句謂美色尙不足

以免禍惟口才乃可免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韶本

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國

亦鄭汝諧說

五十以學易謂夫子

是時年未五十故云加年互鄉童子章不作錯簡不至

於穀謂三年不能至於善則所學已難於有得沒階趨

進謂進疑作退雖蔬食菜羹瓜祭謂瓜如字以祭字屬

下讀三嗅而作謂嗅疑作嗅

卽徐積說

冉有退朝謂朝爲從

季氏至魯君之朝不恆其德一節謂別爲一章曰今之

成人者何必然謂爲子路之言有馬者借人乘之謂卽

史之闕文齊景公有馬千駟章連上爲一章

卽鄭汝諧錢時二家

之說太師摯適齊章謂魯君荒於女樂故樂官散去其中

惟太師摯一條可備一解餘皆穿鑿不根矣朱子註易  
註詩容有遺議至論語集註平生精力具在于斯諸家  
務與立異則惑之甚者也

### 中庸大學注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云今禮記有中  
庸一篇亦非本禮經隋書經籍志載梁武帝中庸講疏  
一篇舊唐書載戴顓禮記中庸傳二卷皆久佚不傳惟  
大學自唐以前無別行之本然書錄題解載司馬光有  
大學廣義一卷中庸廣義一卷是在二程以前非自洛  
閩諸儒始爲表章也特其論說之詳則自二程始定耳

朱子分別經傳訂其舊次補其闕文中庸亦不從鄭注分節故均謂之章句復作或問以申明之至若張九成中庸說大學說陽儒陰釋已爲朱子所譏卽呂氏大學解朱子亦謂其未能不惑於二氏之說楊中立晁以道游定夫中庸皆各有解郭忠孝有燕山中庸說項安世亦有中庸說而石塾更集周子二程子張子及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十家之說謂之集解朱子爲作序稱其謹密詳審後朱子作中庸章句因更爲刪定更名輯略而仍以集解原序冠之今是編漸晦惟散見於大全耳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今四書

列大學於中庸之前者蓋大學乃曾子之言而中庸則子思之筆也

趙岐注孟子

孟子注爲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者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此惟箋釋文句頗似後世口義與古學稍疎然邠卿漢人去古爲近取擇必真如齊人伐燕章宋小國章我善爲陳章西夷怨北夷怨趙注上下皆作夷魏晉人采孟子作尙書改北夷爲北狄又滕文公下有攸不惟臣趙注訓惟爲念盡心下夫子之設科也趙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蓋因經省曰字故

特下孟子曰以補之又萬子曰鄉人皆稱原人焉趙注  
萬子萬章也北宋撰正義時猶如此不知何時皆改從  
今文尙賴趙注得見古本惟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  
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污下之  
類殊覺紕繆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  
於聲比擬亦覺不類至於以盆成括高子告子爲學于  
孟子以季孫子叔爲二弟子以折枝爲按摩之類朱子  
作孟子集注或問皆不從其說餘多取之蓋注孟子者  
漢有劉熙梁有綦母邃今皆不存趙注雖未盡精密而  
開闢荒蕪究是漢儒古注不可廢也

案胡熿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  
摩頂致于踵趙岐曰致至也今本作摩頂放踵是經  
文誤刊而注文尙未改也蓋今本與唐本不同今證  
以孫奭音義所音岐注亦多不相應朱子論孟集注  
頗取古註如論語瑚璉一條與明堂位不合孟子曹  
交一條與春秋傳不合不知瑚璉用包咸注曹交用  
趙岐註也又如夫子之牆數仞註七尺曰仞掘井九  
仞註八尺曰仞似覺矛盾不知七尺用包咸註八尺  
用趙岐註也

孟疏甚淺陋

孟子疏雖題宋孫奭撰而朱子語錄謂邵武士人假託  
蔡季通識其人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  
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  
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非禮  
之禮若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讐此  
誠不得其出典

藉交報讐如朱家郭解之屬

至于單豹養其內而虎

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殊覺舛陋朱竹垞經義攷  
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攷註  
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  
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皆史記所



無則更爲杜撰案宋史邢昺傳稱昺于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矣

孟子譌字

孟子梁惠王上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孫奭音義云歡樂本亦作勸樂案左傳昭九年叔孫昭子引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杜注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眾民自以子義來勸樂爲之正義曰

眾民自以子成父事而來勸樂以早成耳據此知晉唐  
時本皆作勸樂故杜孔據之孫氏音義亦與之合今本  
作歡者蓋因字形相近而譌也梁惠王下故居者有積  
倉行者有裹糧也古本作行者有裹囊也趙注云乃積  
穀于倉乃裹盛乾食之糧于囊也是孟子以積裹爲對  
以倉囊爲對謂積穀于倉裹糧于囊也今本作裹糧俗  
儒改也公孫丑下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案論衡刺  
孟引孟子作贐文選魏都賦襁負贐贐劉注贐贐也引  
孟子作贐顏白馬賦或踰遠而納贐李注引孟子作贐  
是王充劉淵林李善引孟子皆作贐知孟子本作贐今

本作瞋者俗字也萬章上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怱趙注云怱無愁之兒案說文心部無怱字有忛字云忽也从心介聲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忛注忽也與趙注無愁之兒義合據此知古本孟子本作忛今本作怱者亦俗字也萬章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案韓詩外傳漢書王貢兩龔鮑傳序後漢書王龔傳丁鴻傳論三國名臣序贊注皆引作貪夫廉今孟子兩章皆作頑趙氏于萬章下注云頑貪之夫于盡心下注云頑貪是趙氏本作頑矣然據下文鄙夫寬薄夫敦皆

以相反者對言之作頑雖非譌字要當以作貪爲是兩  
漢唐人皆引爲貪知必有據矣又盡心下被袵衣鼓琴  
二女果趙注果侍也正義曰以堯帝二女事之實若固  
自當有之也許慎謂女侍曰嫀今釋果爲侍是有惑于  
許慎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果者取其實而言也  
朱子集注云果說文作嫀女侍也案說文女部嫀姬也  
一曰女侍曰嫀从女果聲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嫀據  
此知孟子本作嫀今本作果者蓋嫀之省借也疏闕說  
文謂木實曰果者非也

鄭氏易注

鄭康成先從第五元受京氏易後從馬季長復受費氏  
易中閒又遭黨錮事逃難來至元城乃注周易有周易

注九卷

見隋志

接費氏之正傳隋志又稱鄭元王弼二注

梁陳列于國學齊時惟傳鄭義故陸澄與王儉書曰王  
弼說易元學之所宗今若崇儒鄭注自不可廢王儉亦  
云易體微遠實冠羣經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  
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意謂可安皆篤論也至隋王  
注盛行鄭學遂微然猶竝立學官至唐初詔孔穎達等  
作疏始祧鄭宗王漢學遂絕李氏鼎祚周易集解中頗  
載其說竝雜采子夏等三十五家之說自序所謂刊輔

嗣之野文補康成之逸象據此知鄭易在唐代尙存故

李氏猶及見之至宋則僅存文言序卦說卦雜卦四篇

而已

見崇文總目

餘皆散佚然則鄭易殆於南北宋之間亡

之矣至宋王應麟旁摭諸書輯爲一卷經文異字亦皆

竝存其無經文可綴者則總錄于末簡又以元注多言

互體卽竝取左傳禮記周禮正義中論互體者八條以

類附焉

後人附刻玉海末

能于散佚之餘蒐羅放失存漢易之

崖略惟皆不著所出何書又次序先後間與經文不應

亦有遺漏未載者故 國朝惠棟因其舊本重加補正

一一攷求原本註其出自某書以明信而有徵其次序

先後悉從經文釐定補上經二十八條下經十六條繫辭十四條說卦傳二十二條序卦傳七條雜卦傳五條移應麟所附易贊一篇于卷端刪去所引諸經正義論互體者八條又別據元周禮太師注作十二月爻辰圖據元月令注作爻辰所值二十八宿圖附于卷末共成三卷王氏經營剏始捃拾之勞自不可泯而惠氏重加訂正攷核精密實勝原書均可謂篤志遺經研心古義者矣

易古本

屯象君子以經綸王弼注君子經綸之時正義曰經謂

經緯綸謂綱綸姚信云綸謂也劉表鄭元以綸爲淪字  
案釋文作經論音倫鄭如字黃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  
作綸李氏易引荀爽曰經者常也論者理也君子以經  
論不失常道也是荀慈明鄭康成竝作經論劉表黃穎  
亦同知易古本本作經論矣正義作淪者字之譌也六  
二乘馬班如王弼注時方屯難正道未通涉遠而行難  
可以進故曰乘馬班如也釋文班如字子夏傳云相率  
不進兒鄭本作般李氏易引虞翻曰二乘初故乘馬班  
躡也馬不進故班如矣案說文珣部班分瑞玉从珣从  
刀舟部般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殳殳所以旋也般旋



字當作般班乃分布義鄭本作般子夏傳云相牽不進  
虞仲翔云乘馬班蹟皆般旋不進意是諸家義皆作般  
據此知易古本本作般矣陸氏云班如字非也六三卽  
鹿無虞惟入于林中王弼注雖見其禽而无其虞徒入  
于林中其可獲乎釋文卽鹿王肅作麓云山足李氏易  
引虞翻曰艮爲山山足稱鹿鹿林也案王弼經作鹿注  
不改字故正義釋經皆如字讀李氏引虞翻訓鹿爲山  
足於經文尙未改爲麓知易古本本作鹿字以爲麋鹿  
鄭與之同王肅好與鄭難因私改爲麓虞翻亦好譏議  
鄭氏與王肅同但不至妄改聖經以證合己意少差于

肅耳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王弼注以訟受  
錫榮何可保故終朝三褫之也釋文褫徐敕紙反又直  
是反王肅云解也鄭本作拖徒可反案說文衣部褫奪  
衣也从衣虎聲讀若池此二王所本李氏易引侯果說  
亦云解也據鄭本作拖知易古本本作拖矣說文手部  
拖曳也論語鄉黨加朝服拖紳拖卽拖之俗馬融易以  
鞶帶爲大帶包咸注論語以紳爲大帶是以大帶宜言  
拖而非褫奪之義也師九二象承天寵也釋文寵如字  
鄭云光耀也王肅作龍云寵也案龍古寵字詩蓼蕭爲  
龍爲光傳龍寵也箋云爲寵爲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

及已也左傳昭十二年寵光之不宜杜注引詩曰爲龍  
爲光據此知易古本本作承天龍也而鄭以光耀釋之  
但云龍當爲寵並未改經後人遂因鄭注改之耳頤六  
四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王弼注虎視眈眈威而不猛不  
惡而嚴養德施賢何可有利故其欲逐逐尙敦實也李  
氏易引虞翻曰眈眈下視兒逐逐心煩兒坤爲吝嗇坎  
水爲欲故其欲逐逐釋文逐逐如字薛云速也子夏傳  
作攸攸志林云攸當爲逐蘇林音迪荀作悠悠劉作筵  
筵云遠也又漢書敘傳下六世耽耽其欲汲汲師古曰  
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汲汲眈眈威視之

兒洩洩欲利之兒今易洩字作逐案說文足部𨮒疾也  
長也从足攸聲反部攸行水从反从人水省洩秦石刻  
繹山碑攸字如此心部悠憂也从心攸聲反部心部義  
皆不合惟足部疾也一訓與薛云速也合長也一訓與  
劉云遠也合則此字當從劉景升作𨮒爲是子夏作攸  
苟爽作悠漢書作洩皆借用同聲字知易古本定作𨮒  
矣何以知其然觀志林云攸當爲逐因聲近云然虞喜  
非經師固不足據然但云攸當爲逐子夏亦作攸攸是  
經文尙作攸惟闕足猶未改爲逐至王弼竟改作逐矣  
恆上六振恆凶鄭云振搖落也馬云動也張倫及虞翻

本皆作震案說文木部楮柱砥古用木今以石从木者  
聲易曰楮恆凶謂楮當在下而反在上故下文象曰楮  
恆在上大无功也楮在上必震動搖落亦與馬鄭合據  
此知易古本本作楮矣困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孔疏  
臲臲動搖不安之兒薛虞作剝机案說文危部無臲臲  
字出部臲不安也从出臬聲易曰臲臲徐鍇曰物不安  
則出不在也臲字見周禮注云古文臬字又儀禮注以  
爲卽古文闌今與臲連文是假借爲不安據此知易古  
本本作臲臲矣說卦傳其於人也爲寡髮正義曰寡少  
也風落樹之華葉則在樹者稀疏如人之少髮亦類于

此釋文寡髮如字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李氏易作其  
於人也爲宣髮引虞翻曰爲白故宣髮馬君以宣爲寡  
非也據此知易本有作宣髮者宣明也又散也故虞以  
爲白鄭周禮注云頭髮皓落曰宣卽引易巽爲宣髮以  
證與虞翻本正合賈疏引鄭易注云取四月靡草死髮  
在人體猶靡草在地則是鮮少之義經當作寡蓋馬鄭  
所注古文易本作寡髮賈疏亦云今易作寡是也攷易  
施孟梁邱京爲今文費氏爲古文馬鄭傳費氏易虞傳  
孟氏易故文異而禮注與易注不同者鄭先通京氏易  
後受費氏易然則禮注之爲宣髮京氏易也易注之爲

寡髮費氏易也

子夏易傳無真本

說易之書惟子夏易傳爲最古而譌僞迭出亦惟是書爲最不可據案唐會要載開元七年詔子夏易傳近無習者令儒官詳定劉知幾議曰漢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始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然據漢書韓易十二篇丁易八篇求其符合事殊隔刺必欲行用深以爲疑司馬貞議亦云劉向七略有子夏易傳但此書不行已久今所存多失真本荀勗中經簿云子夏傳四卷或云丁寬是先達疑

非子夏矣又隋經籍志云子夏傳殘闕梁六卷今二卷  
知其書錯謬多矣又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  
夏韓氏嬰也今題不稱韓氏而載薛虞記其質粗略旨  
趣非遠無益後學云云據此是子夏易傳在唐以前已  
爲僞本矣而晁說之傳易堂記又稱今號爲子夏傳者  
乃唐張弧之易是唐時又一僞本竝行矣今朱竹垞經  
義攷證以經典釋文周易集解困學紀聞所引又皆今  
文所無則是今本又出譌託不獨非子夏之書亦竝非  
張弧之書矣

易數鉤隱圖出道經



劉牧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何義門以爲  
自道藏錄出今攷道藏目錄實在洞真部靈圖雲字號  
中是卽圖書之學出于道家之一證南宋時劉敏士嘗  
刻于浙江漕司前有歐陽修序吳澄曰修不信河圖而  
有此序殆爲後人所僞作而牧之後人誤信之者俞琰  
亦云序文俚淺非修所作也其遺論九事一爲太皞授  
龍馬負圖二爲六十四卦推盪圖三爲大衍之數五十  
四爲八卦變六十四卦五爲辨陰陽卦六爲復見天地  
之心七爲卦終未濟八爲著數揲法九爲陰陽律呂圖  
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也

## 杜林解筮法

自古言占筮者不一家而取象玩占推之理而可驗者莫精於左氏傳而杜注及林氏詮解往往多誤如襄公二十五年崔武子欲取棠姜筮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案三本互巽於是謂從風坎變巽則風象不在上而在下隕者自上而下也坎失其夫男之象而但有巽風大過棟撓之凶在三也從言貞隕言悔杜氏以坎變巽爲從風似非其義隕卽指風似亦不必謂風隕物也又陸氏謂當以風隕妻爲句顧寧人左傳杜解補正取其說然先儒謂大過有死象繫

辭傳曰死期將至茲竟變爲大過則期已至矣故崔子  
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先夫謂棠公已死是隕謂男  
不謂女明矣陸氏特因不見其妻之文以爲隕妻顧氏  
則以襄二十七年滅崔氏東郭姜縊崔子至則無歸乃  
縊於事有合而取之然崔子死而猶尸於市其事實起  
於棠姜是乃妻不可娶之故豈以喪其妻而無歸耶其  
曰困於石往不濟也之外爲往從風故欲往於上濟者  
濟坎水中有石則人爲石困困自否來二在否當乾艮  
交濟水爲石所碍故不濟林氏以進遇九四九五之剛  
爲石亦非也其曰據於蒺藜所恃傷也坎爲叢棘三據

二上爲據非所據而據故有傷而杜氏乃以蒺藜爲兌  
澤之生物而險者是皆誤以石與蒺藜之象爲在上卦  
耳又昭公五年傳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遇  
明夷之謙卜人楚邱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讒人入  
又曰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  
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日爲三  
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故曰爲子祀日之謙當  
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  
曰君子於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  
離爲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爲言敗言爲讒故曰有攸往

主人有言言必讒也所謂十時十位者卽昭公七年辛  
尹無字言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皐皐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凡  
數以十計者古皆以甲乙爲次而十時則自日中以至  
日昃其序自日中而逆數至食時又逆至旦時若以今  
十二時計之乃以午辰寅丑子亥戌酉申未爲十位一  
二三四之次古但以晝夜各分五時耳而杜解謂隅中  
日出闕不在第尊王公曠其位是乃以後世之十二時  
而論古之十時誤矣其曰明而未融者日火外光在兩  
陽爻初變陰故未融而杜解以謙道卑退之說亦非也

曰其在旦乎者卽在後之言當三在旦九三爲謙之主  
爻於時爲三之卿位於日卽爲三日也離象破則無大  
腹之象故爲不食亦不必謂旦非食時也其曰日之謙  
當鳥者明夷之初自小過之四而下小過固有飛鳥之  
象自上而下故爲飛而垂其翼若楚邱以明而未融解  
垂翼者此是論筮非爻象之本義也謙三互震主動故  
曰象日之動非泛言日也此皆承日之謙之文而言其  
曰火焚山山敗變離爲艮艮正山象何云山敗乎蓋山  
因焚而見林氏以草木焦枯爲山敗是也杜氏解於人  
爲言敗言爲讒二句曰艮爲言爲離所焚故言敗艮何

以有言象言乃離火之聲艮爲闕寺是有敗言之說言  
與山自屬兩象而杜復以離焚艮爲言敗遂不得不強  
以艮爲言矣

張子正蒙動物篇

文言傳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程子易傳曰本  
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程子蓋因  
離卦彖傳有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語故以  
本天者爲日月星辰然天無體以日月星辰爲體是日  
月星辰卽天也不可以物言文言傳明乾九五爻聖作  
物觀之義所以與離彖各異攷周禮大宗伯以天產作

陰德以地產作陽德鄭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  
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屬大司徒辨五土之物生其動  
物有毛物鱗物羽物介物羸物五者其植物有阜物膏  
物覈物莢物叢物五者孔穎達正義本此爲說謂動物  
含靈之屬天體運動動物亦運動植物無識之屬地體  
凝滯植物亦不移動李氏集解中引唐崔憬之說謂動  
物親於天之動植物親於地之靜朱子本義大槩綜括  
程傳惟此條不從程解而從崔氏孔氏者誠以其說確  
不可易也但動物亦有靜而寢息之時植物亦有動於  
搖撼之時豈得以動靜兩言槩之朱子語類又云凡動



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也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也禽獸首多橫生所以無智其詮解更精然亦但示以在外之流形而未究其所以然之故也惟張子正蒙足本動物篇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又曰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蓋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聖人位乎天德而萬物相見以天是所謂各從其類也橫渠此解爲得孔子立言之旨矣

詩序不可廢

詩大小序首二句爲毛萇以前經師所傳以下續申之  
詞爲毛萇以下弟子所附蓋子夏五傳至孫卿授毛亨  
毛亨授毛萇是毛詩距孫卿再傳申培師浮邱伯浮邱  
伯師孫卿是魯詩距孫卿亦再傳故二家之序大同小  
異其爲孫卿以來遞相授受者明矣其所授受止首二  
句其下續申之詞其爲各家之演說亦明矣朱子集傳  
初彙全宗小序後乃改從鄭樵之說說詩者遂分攻序  
宗序兩家角立相爭然詩序之說前儒已紛如聚訟以  
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者鄭元詩譜也以  
爲子夏所序詩卽今毛詩序者王肅家語注也以爲衛

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者後漢書儒林傳也以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者隋書經籍志也以爲子夏不序詩者韓愈也以爲子夏惟裁初句以下出于毛公者成伯璵也以爲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以小序爲國史之舊文以大序爲孔子作者明道程子也以首句卽爲孔子所題者王得臣也以爲毛傳初行尙未有序其後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其師說者曹粹中也以爲邨晏人所作昌言排擊而不顧者則倡之者鄭樵王質和之者朱子也

詩傳作自毛亨

案漢書藝文志毛詩廿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皆稱  
毛公而不著其名後漢儒林傳始云趙人毛萇傳詩長  
字不从艸隋書經籍志毛詩二十卷河閒太守毛萇傳  
鄭氏箋於是詩傳始稱作自毛萇流俗沿襲莫之能改  
矣然攷鄭元詩譜曰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子其家河  
閒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陸璣毛詩草木鳥  
獸蟲魚疏亦云孔子刪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  
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  
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  
傳以授趙國毛萇時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據此

二說是作傳者乃毛亨非毛萇也鄭氏後漢人陸氏三國吳人去古爲近又竝傳授毛詩作箋作疏淵源有自其言可信隋書經籍志殊不足據也

毛傳體例

毛傳最古雅且完善依經訓義委曲詮解而不拘于章句有經本一字而傳重文者如擊鼓憂心有忡傳憂心忡忡然淇澳赫兮咍兮傳赫有明德赫然芄蘭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傳佩玉遂遂然垂其紳悸悸然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兒中谷有蕓條其猷矣傳條條然猷也黃鳥惴惴其慄傳慄慄懼也谷風有洸有

潰傳洸洸武也潰潰怒也匪風匪風發兮匪車偈兮傳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是也有  
經重文而傳一字者如公劉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直  
言曰言論難曰語有客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傳一宿曰  
宿再宿曰信是也有經分而傳合者如旄邱瑱兮尾兮  
傳瑱尾少好之兒泉水載脂載牽傳脂牽其車北風其  
虛其邪傳虛邪也女曰雞鳴將翱將翔傳開於政事則  
翱翔習射子矜挑兮達兮傳挑達往來相見兒卷阿有  
馮有翼傳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常武匪紹匪遊傳不  
敢繼以遨遊也有客有萋有且傳萋且敬慎兒是也有

經合而傳分者如定之方中駮牝三千傳駮馬與牝馬也淇澳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防有鵲巢中唐有驥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七月以伐遠揚傳遠枝遠也揚條揚也生民自土漆沮傳漆水也沮水也以興嗣歲傳興來歲嗣往歲也蕩疾威上帝傳疾病人矣威舉人矣時邁明昭有周傳明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閔宮奄有龜蒙傳龜山也蒙山也保有鳧繹傳鳧山也繹山也是也有經省文而傳補者如生民鳥覆翼之傳一翼覆之一翼藉之是也俗儒不知往往私意妄改者殊失毛公訓詁之義矣

## 鄭箋改字

鄭氏箋明傳義有傳義隱約者或申其義或正其義或定其音或辨其字雖似改字要皆各有根據如野有死麕白茅純束傳純束猶包之也箋云純讀如屯正義曰以純非束之義故讀爲屯案史記蘇秦列傳錦繡千純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束也是古屯多假作純也終風願言則逮傳逮坎也箋云逮讀當爲不敢噓咳之噓釋文逮本又作噓又作噓劫也又作跽孫毓同崔靈恩云毛訓逮爲坎今俗人云欠欠坎坎是也案說文欠部無坎字口部噓悟解氣也詩曰願言則噓悟解氣正與毛



傳合以逮讀曉者是以許義申毛也北風其虛其邪傳  
虛邪也箋云邪讀如徐毛以其虛其邪言威儀虛徐是  
以邪爲徐字是鄭本爾雅釋訓以正其讀也大叔于田  
叔善射忌傳忌辭也箋云忌讀如彼己之子之己案揚  
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或作記或作己讀聲相似是鄭  
以其忌已記四字同爲語辭因聲相似而通用也鴛鴦  
摧之秣之傳摧莖也箋云摧今莖字也正義曰傳云摧  
莖轉古爲今其言不明故辨之云此摧乃今之莖字也  
角弓莫冑下遺箋云遺讀曰隨無冑謙虛以禮相卑下  
先人而後己案荀子非相篇引詩作隧楊注云隧讀爲

隨隧與隨同聲毛詩本出荀卿故鄭據之王肅申毛作如字乃與鄭立異耳思齊烈假不瑕傳烈業假大也箋云烈假皆病也正義曰鄭讀烈假爲厲痕故云皆病也雲漢靡人不周傳周救也箋云周當作闕正義曰以周救於人其字當從貝故轉爲闕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說文近讀與記同毛以往近爲往已古已已聲同故鄭以許讀申毛也凡此皆因傳義隱約或正其音或申其義非直改其字也關雎君子好逑傳逑匹也宐爲君子之好匹箋云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眾妾之怨者皆化后妃不嫉妒案嘉耦

曰如怨耦曰仇嘉耦旣以善相求怨耦又以怨相求嘉  
怨不同而相求則一故爾雅左傳皆作仇爲速之同聲  
假借也是以速作仇者本爾雅左傳文也雄雉自詒伊  
阻傳伊誰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正義曰箋以宣二  
年左傳趙宣子曰嗚呼我之懷矣自詒緊感小明云自  
詒緊感爲義旣同明伊有義爲緊者故此及蒹葭東山  
白駒各以伊爲緊小明不易者以伊感之文與傳正同  
爲緊可知據此知雄雉自詒伊阻蒹葭東山白駒所謂  
伊人正月伊誰云憎箋皆改伊爲緊者本宣二年左傳  
文也無衣與子同澤傳澤潤澤也箋云釋褻衣近污垢

釋文同澤如字毛潤澤也鄭褻衣也說文作釋正義曰  
箋易傳爲釋說文云釋袴也論語注云褻衣袍釋也又  
周禮玉府掌王之燕衣服注燕衣服者袍釋之屬釋曰  
毛詩云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是以澤爲釋者本許氏也  
山有樞他人是愉傳愉樂也箋云愉讀曰偷偷取也案  
漢書地理志引詩它人是媮文選西京賦鑒戒唐詩他  
人是媮薛綜引詩他人是媮漢志張賦皆以媮爲偷蓋  
康成時以愉爲愉樂字恍達字則作偷或作媮故鄭隨  
俗改愉爲偷耳是改愉爲偷與班志及張賦合當本三  
家詩也揚之水素衣朱襮傳諸侯繡黼箋云繡當爲綃

正義曰下章作素衣朱繡而郊特牲及士昏禮二注引詩皆作素衣朱綃者箋破此傳繡當爲綃下章繡字亦當破爲綃箋不言者從此而略之耳案儀禮士昏禮宵衣注宵讀爲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特牲饋食禮宵衣注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繪本名曰綃詩有素衣朱綃禮有元綃衣禮記郊特牲繡黼注繡讀爲綃綃繪名也詩云素衣朱綃是鄭改繡爲綃者本魯詩也吉日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云祁當作麋麋麋牝也正義曰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麋孔有與鄭同案唐人引某氏注爾雅或引作樊光樊

漢人其引詩當本之三家故與鄭合則改祁爲麋本三家詩也有瞽應田縣鼓傳田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棘棘小鼓在大鼓旁應鞀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爲田案禮記明堂位周縣鼓注周頌曰應棘縣鼓鄭先通韓魯詩注三禮時所用詩多本韓魯則改田爲棘本韓魯詩也那置我鞀鼓傳殷人置鼓箋云置讀曰植植鞀鼓者爲楹貫而樹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鞀與鼓也鞀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案明堂位殷楹鼓注殷頌曰植我鞀鼓然則讀置爲植當亦本韓魯詩也書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論語植其杖而芸石

經殘字作置其杖可參證也長發何天之龍傳龍和也箋云龍當作寵寵榮名之謂案大戴禮記衛將軍文子引詩曰何天之寵戴禮今文也三家詩必有作寵者則改龍爲寵與大戴禮記合也若思齊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箋云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乂之美也釋文無數毛音亦厭也鄭作擇正義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故不破之也案孔氏此言校正毛鄭正見千古卓識呂伯恭讀詩紀引董氏曰韓詩作古之人無擇當卽據鄭箋也凡此見鄭學

宏通雖似改毛皆本經師相承之訓各有根據非若後人之師心臆斷也

韓詩爲今文

毛詩芄蘭能不我甲傳甲狎也韓詩作能不我狎毛詩小旻是用不集傳集就也韓詩作是用不就毛詩摧之秣之傳摧莖也韓詩作莖之秣之毛詩大明倪天之妹傳倪磬也韓詩作磬天之妹毛詩邱中有麻將其來施傳施施難進之意韓詩作將其來施施蓋毛詩爲古文齊魯韓三家皆爲今文古文多假借作傳者每以正字釋之今文經直作正字故韓以詁訓代經也然韓詩防



有鵲巢誰侑予娓娓美也毛詩作誰侑予美又似韓詩爲古文者然三家各有師承在好學者互相攷正可耳

### 毛詩譌異

五經中惟詩易讀習者甚眾故書坊刊版輾轉譌異者惟詩爲更夥今卽各家所校正者悉臚列焉其經文譌異者如鄘風終然允臧然誤爲焉王風牛羊下括括誤爲枯齊風不能辰夜辰誤爲晨小雅求爾新特爾誤爲我胡然厲矣然誤爲爲朔月辛卯月誤爲日家伯維宰維誤爲冢如彼泉流泉流誤爲流泉爰其適歸爰誤爲奚大雅天降滔德滔誤爲恇如彼泉流亦譌爲流泉商

頌降予卿士予誤爲于凡十二條馮嗣京所校正者也  
又召南無使虤也吠虤誤爲厖何彼襍矣襍誤爲穠衛  
風遠兄弟父母誤爲遠父母兄弟小雅言歸斯復斯誤  
爲思昊天太憮太誤爲泰楚茨以享以祀享誤爲饗福  
祿脆之脆誤爲嬾畏不能趨趨誤爲趨不皇朝矣皇誤  
爲遑下二章同大雅溥彼涇舟溥誤爲淠以篤于周祐  
脫于字周頌旣又饗之饗誤爲享魯頌其旂芄芄誤爲  
芄芄商頌來格祁祁誤爲祈祈凡十四條陳啓源所校  
正者也其有傳文譌異者如衛風伯兮篇傳曰女爲悅  
己者容己下脫者字王風采芣篇蕭荺也荺誤爲荻唐

風葛生篇域營域也營誤爲塋秦風蒹葭篇小渚曰汜  
小誤爲水小雅四牡篇今鴉鳩也鴉誤爲鴉蓼蕭篇在  
衡曰鸛衡誤爲鸛采芑篇卽今苦蕒菜蕒誤爲蕒正月  
篇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定誤爲眾小弁篇江東呼爲  
鴨鳥鴨誤爲鴨巧言篇君子不能塋讒塋誤爲塋凡十  
二條史榮所校正者也又召南騶虞篇貍豕也豕誤  
爲牡終南篇黻之狀亞象兩弓相背亞誤爲亞弓誤爲  
已南有嘉魚篇鯉質鱗鱗誤爲鯽又衍肌字甫田篇  
或耘或耔引漢書苗生葉以上脫生字隤其土誤爲墮  
其上頰弁篇賦而比也誤增興又字小宛篇俗呼青雀

雀誤爲觜文王有聲篇減成溝也成誤爲城召旻篇池之竭矣章比也誤作賦閔予小子篇引大招三公穆穆誤爲三公揖讓賚篇此頌文王之功王誤爲武駟篇此言魯侯牧馬之盛魯侯誤爲僖公凡十一條陳啓源所校正者也至于音叶朱子初用吳棫詩補音其孫鑑又意爲增損不無舛誤史榮風雅遺音辨之詳矣

毛詩譌字非集傳原本

漢廣南有喬木不可休息集傳云吳氏曰韓詩作思今本刪此七字案王伯厚詩攷序云朱文公集傳不可休息從韓詩本此常棣外禦其務集傳云春秋傳作侮罔

甫反既引其文卽從其義故下云有外侮則同心禦之  
今本改云音侮刪春秋傳等八字四月爰其適歸集傳  
於爰下注云家語作奚故下云奚何也今本刪家語作  
奚四字而改爰爲奚案毛詩爰其適歸箋云爰曰也文  
選潘安仁關中詩注引詩亂離斯莫爰其適歸說苑政  
理亦作爰惟家語辨政作奚必王肅私改異鄭者而朱  
子誤從之然亦止從其義未改其字今本直改作奚矣  
假樂假樂君子集傳云中庸春秋傳皆作嘉今當作嘉  
今本但作音嘉二字與夫何彼穠矣之作穠終然允臧  
之作焉遠兄弟父母之作遠父母兄弟羊牛下括之作

牛羊不能辰夜之作晨碩大且篤之作實不可畏也之作亦胡然厲矣之作爲朔月辛卯之作日家伯維宰之作冢如彼泉流之作流泉降予卿士之作于以及馮陳兩家校定之十餘條皆由書坊輾轉傳刊譌誤相沿不從集傳元本校勘鮮不疑爲朱子之誤也

逸詩不當補

逸詩之詞見於經傳者禮記坊記中庸緇衣射義諸篇及大戴禮汲冢周書左傳國語家語戰國策管子晏子墨子莊子列子荀子呂覽淮南說苑列女傳史記漢書等書時一見之而論語素以爲絢唐棣之華孟子畜君

何尤其尤著焉者也晉束皙補亡詩夏侯湛續周詩至唐元結補十代樂歌自伏羲網罟神農豐年軒轅雲門少昊九淵顓頊五莖高辛六英陶唐咸池有虞大韶大夏大夏有殷大濩皆爲詞以補之皮日休補九夏之奏系文九篇攷元皮詞義俱平近似涉於妄宋大中祥符時毛詩博士沈昉進新添毛詩四篇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夷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朝廷嘉之邱光庭謂其首尾乖張自相矛盾斥其狂謬妄作及觀光庭所撰兼明書則又自補新宮

三章茅鴟四章其詞乃至淺陋豈可追配國風小雅乎  
余謂禮記舞莫重於武宿夜左傳公子賦河水國語秦  
伯賦鳩飛周禮趨以采齊周書明明崇禹生開皆逸詩  
也不惟不當補且亦有不勝補者矣

毛詩古本

谷風湜湜其沚箋云小渚曰沚釋文云其沚音止然箋  
云涇水以有渭故見謂濁湜湜持正兒喻君子得新昏  
故謂己惡也已之持正守初如止然不動搖據鄭箋知  
經古本本作止矣說文水部湜水清見底也从水是聲  
詩曰湜湜其止水清見底卽止然不動搖之義正與鄭



合白氏六帖兩載此詩皆作湜湜其止是唐時猶作止也今本乃作沚箋云小渚曰沚釋文云其沚音止皆淺人妄加也碩人碩人其碩傳碩長兒箋云言莊姜儀表長麗俊好碩碩然又下章碩人敖敖箋云敖敖猶碩碩也據鄭箋知詩古文作重文故玉篇頁部碩亦引作碩人碩碩是六朝時猶未誤也至正義云下箋云敖敖猶碩碩與此相類故亦爲長兒以類宜重言故箋云碩碩然長也知唐初本已作其碩矣株林乘我乘駒釋文乘驕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又皇皇者華我馬維駒釋文維駒音俱本亦作驕據株

林釋文引沈重說

吳興沈重撰詩音義陸每引之

知株林皇皇者華古

本並作驕今作駒者後人改也節南山維石巖巖傳巖

巖積石兒案箋云喻三公之位人所尊嚴據鄭箋知經

古本本作嚴矣釋文云巖巖如字本或作嚴音同正義

亦作嚴嚴今疏中皆作嚴字者後人據釋文改也抑子

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釋文靡不承一本靡作是案箋云

王之子孫敬戒行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承順之乎言

承順也經如有靡字文義已明無庸箋矣蓋經古本本

作萬民不承無靡字後人竅入也釋文云一本靡作是

是在唐時已然矣桑柔好是稼穡釋文云王申毛義音

駕謂耕稼也鄭作家謂家居也下句家穡維寶同穡本  
亦作嗇音色王申毛謂收穡也鄭云吝嗇也尋鄭家嗇  
二字本皆無禾者下稼穡率痒始從禾據此知好是稼  
穡稼穡維寶鄭皆作家嗇釋文稼作家穡从禾然云本  
亦作嗇是舊本皆作嗇矣王雖申毛音駕以家嗇爲稼  
穡尙未遽改經文後人因肅義遂俱改作稼穡矣崧高  
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  
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近古之適人以木鐸  
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鄭從許讀若記故  
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似也正

義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己以爲辭  
也是唐時本已作近仲達亦不知古本作近矣維清維  
周之禎傳禎祥也箋云得天下之吉祥釋文作之祺音  
其爾雅同徐云本又作之禎音貞與崔本同唐開成石  
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唐時定本據崔靈恩集註也

經史雜記卷一終